

廿二史劄記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二

陽湖 趙翼 雲崧

明祖行事多彷彿漢高

明祖以布衣起事與漢高同故幕下士多以漢高事陳說於前明祖亦遂有一漢高在胸中而行事多彷彿之初起兵時問李善長平天下之策善長曰漢高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五年遂成帝業公濠產距沛不遠法漢高所爲天下不足定也麟孔克仁傳亦謂帝嘗以漢高自期謂克仁曰秦政暴虐漢高以寬大馭羣雄遂有天下今羣雄蜂起皆不知修明法度此其所以無成也是帝一起事卽以漢高爲法今觀其初定都金陵方四

出征伐而已建都城宮闕極壯麗卽蕭何造未央宮之

例也何治宮殿極壯麗帝怒以爲天下新定何重勞吾民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帝悅乃徙居之徙江南富人十

四萬戶於中都卽漢初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

氏田氏以實關中之例也婁敬之徙齊楚諸大族以實關中漢高祖之徙者十餘萬戶分封子

弟於各省以建屏藩卽漢初分王子弟以弟交王楚從

弟賈王荆從子濞王吳子肥王齊如意王趙文帝王代

之例也詔天下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

賜爵社士卽漢初賜民爵七大夫以上之例也甚至胡

藍之獄誅戮功臣亦彷彿臨韓彭之例此則學之而過

甚者矣

明祖文義

明祖以遊丐起事目不知書然其後文學明達博通古今所傳御製集雖不無詞臣潤色然英偉之氣自不可掩至如鳳陽皇陵碑粗枝大葉通篇用韻必非臣下代言也此固其聰明天直然亦勤于學問所致下金華後聘劉基宋濂在軍中朝夕討論固人所共知而其初取滁州范常謁見卽畱置幕下有疑輒問至正十三年事渡江取太平卽召陶安叅幕府十五年克集慶卽辟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取鎮江聞秦從龍宿學卽令從子文正甥李文忠以金幣聘致常書漆簡問答甚密又以從龍薦聘陳遇侍帷幄呼爲先生而不名其取婺州卽辟范祖幹葉儀吳沉許幹葉瓚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戴良等十三

人會食省中分直講經史七計其時距起兵幾數年已

留意文事如此故文義已早通貫其見於諸臣傳者如

范常在幕下帝晏閒輒命儒臣列坐賦詩常每先成帝

笑曰老范詩質樸似其為人也見明史各本傳初下嶽州朱允升

請開御書即親書梅花初月樓賜之與陶安論學術

賜之門帖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翁征

陳友諒過長沙王吳芮祠見胡閩所題詩大愛之賜郡

陽戰勝與夏煜等草檄賦詩宋濂不能飲帝強醉之

御製楚詞以賜又以良馬賜濂親製白馬歌此皆未

稱帝以前事也其後親為文賜臣下者毛驥安然陶安

之卒皆親為文祭之桂彥良遷晉王傅親為文賜之宋

誦讀書火燎其衣及齊親爲文戒之張九韶致仕親爲

文餞之

俱見各本傳

帝嘗言文章宜明白顯易通道術達時務

傳開會魯文大悅曰開陶凱文已起人意魯又如此文

運其昌乎 傳以劉三吾主會試疑其有弊親撰策問覆

試 傳是帝之能爲散文也帝嘗作詩命三吾和韻賜以

朝鮮玳瑁筆

傳

李質振飢山東帝親作詩餞之

傳

以舊

韻出江左命樂韶鳳參考中原正音訂之名洪武正韻

傳解縉疏言韻府出自元末陰氏本無足採陛下以其

便於檢閱故好之

傳

帝嘗出御製詩桂彥良朗誦殿陛

皆驚

傳

是帝之親風雅也帝建大本堂徵名儒教太子

於其中帝往講論置酒歡宴自作時雪賦徐達初封信

國公帝親製誥文云從子起兵於濠上先存捧日之心  
來茲定鼎於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末云太公韜畧當宏  
一統之規鄧禹功名特立諸侯之上魏劉仲質改華蓋  
殿學士帝親製誥文傳封十王時帝親草冊文召唐之  
淳潤色之魏是帝之兼習駢體也帝嘗問太子漢七國  
反事太子曰曲在七國帝曰此講官偏說耳景帝爲太  
子時以博局殺吳王世子及爲帝又聽晁錯之說黜削  
諸侯此七國所由反也論內官則曰古之宦豎不過司  
昏晨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臨朝以閹人爲常侍等  
官自是權傾人主閹內藏則以漢靈帝西苑唐德宗瓊  
林大盈庫爲戒諭翰林張信等以論思爲職則引唐陸

贊崔羣李絳等爲訓諭戴德彛等亦然教官吳從權不  
知民事則諭以胡瑗教諸生皆兼時務見本紀命劉基子  
璟爲閣門使諭之日考宋制閣門使卽儀禮司欲汝以  
宣達爲職也考是帝之熟於史事也宋濂侍左右嘗召  
講春秋左氏傳考陳南賓進講洪範九疇後御註洪範  
多採其說考又嘗觀蔡氏書傳象緯運行與朱子書傳  
相悖徵諸儒訂正之考則帝并留意經學矣古來帝王  
深通文義者代不數人况帝自幼未嘗讀書長於戎馬  
間又未暇從事佔畢乃勤於學業遂能貫通如此固命  
世雄才之一端哉

### 明初文字之禍



明祖通文義固屬天縱然其初學問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誤殺人亦已不少朝野異聞錄三司衛所進表箋皆令教官爲之當時以嫌疑見法者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爲海門衛作謝增俸表以表內作則垂憲誅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爲都司作萬壽表以垂子孫而作則誅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爲按察使撰賀冬表以儀則天下誅桂林府學訓導蔣質爲布按作正旦賀表以建中作則誅常州府學訓導蔣鎮爲本府作正旦賀表以睿性生知誅澧州學正孟清爲本府作賀冬表以聖德作則誅陳州學訓導周冕爲本州作萬壽表以壽域千秋誅懷慶府學訓導呂睿爲本府作謝賜馬表以遙瞻帝

扉誅祥符縣學教諭賈翥爲本縣作正旦賀表以取法  
象魏誅亳州訓導林雲爲本府作謝東宮賜宴箋以式  
君父以班爵祿誅尉氏縣教諭許元爲本府作萬壽賀  
表以體乾法坤藻飾太平誅德安府學訓導吳憲爲本  
府作賀立太孫表以永紹億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門誅  
蓋則音嫌於賊也生知嫌於僧也帝扉嫌於帝非也法  
坤嫌於髮髡也有道嫌於有盜也藻飾太平嫌於早失  
太平也間中今古錄又載杭州教授徐一夔賀表有光  
天之下天生聖人爲世作則等語帝覽之大怒曰生者  
僧也以我嘗爲僧也光則薙髮也則字音近賊也遂斬  
之禮臣大懼因請降表式帝乃自爲文播天下又僧來

復謝恩詩有殊域及自慙無德頌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謂我歹朱也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我無德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遂斬之按是時文字之禍起於一言時帝意右文諸勳臣不平上語之曰世亂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諸臣曰但文人善譏訕如張九四厚禮文儒及請撰名則曰士誠上曰此名亦美曰孟子有士誠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覽天下章奏動生疑忌而文字之禍起云

明初文人多不仕

明初文人多有不欲仕者丁野鶴戴良之不仕以不忘故國也他如楊維禎以纂禮樂書徵至京師畱百餘日

乞骸骨去宋濂送之詩所謂白衣宜至白衣還也胡翰  
應修元史之聘書成受資歸趙壘陳基亦修元史不受  
官賜金歸張昱徵至以老不仕陶宗儀被薦不赴王逢  
以文學徵其子掖爲通事司叩頭以父年高乞免乃命  
吏部符止之蓋是時明祖懲元季縱弛一切用重典故  
人多不樂仕進解縉疏云陛下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  
日無過之人出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刑部者無枉直  
之判練子寧疏云陛下以區區小過縱無窮之誅何以  
爲治葉伯臣疏云取士之始網羅無遺一有蹉跌苟免  
誅戮則必在屯田築城之科不少顧惜此可見當時用  
法之嚴也武臣被戮者固不具論卽文人學士一授官

職亦罕有善終者宋濂以儒者侍帷闈十餘年重以皇太子師傅尙不免茂州之行何況疎逖素無恩眷者如蘇伯衡兩被徵皆辭疾尋爲處州教授坐表箋誤死郭奎參朱文正軍事張孟兼修史成仕至僉事傅恕修史畢授博野令後俱坐事死高啓爲戶部侍郎已放歸以魏觀上梁文腰斬張羽爲太常丞投江死徐賁仕布政下獄死孫賈仕經歷王蒙知泰安州皆坐黨死其不死者張宣修史成受官謫驛丞楊基仕按察謫輸作烏斯道授石龍令謫役定遠此皆在文苑傳中當時以文學授官而卒不免於禍宜維禎等之不敢受職也

胡藍之獄

漢高誅戮功臣固屬殘忍然其所必去者亦止韓彭至  
樂布則因其反而誅之盧紹韓王信亦以謀反有端而  
後征討其餘蕭曹絳灌等方且倚爲心膂欲以托孤寄  
命未嘗概加猜忌也獨至明祖藉諸功臣以取天下及  
天下既定卽盡舉取天下之人而盡殺之其殘忍實千  
古所未有蓋雄猜好殺本其天性如胡大海方宣力浙  
東其子在都犯酒禁卽手刃之曰寧使大海叛我不可  
使我法不行趙仲中守安慶陳友諒陷其城仲中走還  
常遇春請原之帝曰法不行無以懲後遂誅之可見其  
剛決之性矣又漢光武唐太宗定天下時方年少計身  
老則諸功臣已皆衰歿宋太祖年雖長而恃有弟可以

馭諸臣故皆務保全至明祖則起事雖早而天下大定  
則年已六十餘懿文太子又柔仁懿文死孫更孱弱遂  
不得不爲身後之慮是以兩典大獄一網打盡此可以  
推見其心迹也胡惟庸之死在洪武十三年同誅者不  
過陳寧涂節數人至胡黨之獄則在二十三年距惟庸  
死時已十餘年豈有逆首已死同謀之人至十餘年始  
敗露者此不過借惟庸爲題使獄詞牽連諸人爲草薶  
禽網之計耳胡黨旣誅猶以爲未盡則二十六年又興  
藍黨之獄于是諸功臣宿將始盡惟庸死時反狀猶未露洪武十  
九年林賢獄成謂惟庸曾造之  
入海道倭其事始著二十一年征沙漠獲惟庸首所遣往故元通書之封績二十  
二年發訊逆謀乃大著云見李善長傳藍王特功粗恭二十六年錦衣衛將獻者  
王反下史訊獄詞云王同謀逆謀將  
何帝出輯籍時事乃疑謀見藍王傳今按坐胡黨而死者李善長

陸仲亨唐勝宗費聚趙庸鄭遇春黃彬陸聚金朝興葉

昇毛騏李伯昇丁玉鄧愈之子鎮及宋濂之孫慎濂亦去置茂州

身已故而追坐爵除者顧時其子敬楊璟吳禎薛顯郭興

陳德王志俞通源梅思祖朱亮祖華雲龍其子中坐藍黨

而死者傅友德曹震張翼朱壽何榮詹徽傅友文察罕

納哈山之子張溫陳桓曹興黃輅湯泉馬俊王誠聶緯王銘許

亮謝熊汪信蕭用楊春張政祝哲陶文茹鼎等身已故

而追坐爵除者桑世傑其子敬孫興祖其子恪何榮其子榮貴

韓政其子勳濮英其子興曹良臣其子泰此皆見於列傳者胡

獄有昭示奸黨錄族誅至三萬餘人藍獄有逆臣錄族

誅至萬五千餘人今二錄不可考而胡藍二傳備載其



數此外又有非二黨而別以事誅者廖承忠功未大以僭用龍鳳諸不法事賜死汪廣洋雖不入胡黨帝追念其在江西曲庇朱文正在中書不發揚憲奸遂賜死周德興年最高以其子亂宮并德興賜死王弼已還鄉又召入賜死胡美因女爲貴妃偕子壻亂宮并美賜死李新謝成別以事誅死文臣以事誅者又有茹太素以抗直不屈死李仕魯以諫帝惑僧言命武士摔死於階下王樸張衡俱以言事死孔克仁陶凱朱同俱坐事死於是文臣亦多冤死帝亦太忍矣哉明史於諸臣傳惟藍玉畧見其粗暴取禍之由他如馮勝傅友德等但叙其戰功而未卽結之以賜死明見其死之不以罪李善長

佐明祖起兵位至上相封公年七十有七全家誅戮傳  
中既附著其鍛鍊之爰書又載王國用爲之辨雪一疏  
以深著其冤湯和亦被猜而竟得良死則傳末謂當時  
公侯坐姦黨無得免者和獨享壽考以功名終而深爲  
之幸皆以見明祖之猜忌好殺可知立傳之用意也

### 涂節汪廣洋之死

胡維庸傳惟庸與陳寧涂節謀起事洪武十三年正月  
涂節上變告惟庸帝大怒命廷臣訊惟庸詞連寧節廷  
臣言節本預謀見事不成始上變不可不誅乃誅惟庸  
寧并及節是節本與惟庸同謀逆者也然汪廣洋傳洪  
武十二年十二月中丞涂節言劉基爲惟庸毒死是節

於未告變之前已劾惟庸則非素與維庸同謀者矣蓋維庸恨其告變而反誣以陷之耳又廣洋傳帝問維庸毒劉某事廣洋對曰無有帝怒其朋欺貶廣南又追怒其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書不發楊憲奸乃賜救誅之是廣洋之死以朱文正楊憲二事也而維庸傳則云占城貢使至維庸廣洋不以聞中官出見之入奏帝怒責維庸廣洋未幾賜廣洋死是廣洋又因匿貢使而死矣二傳殊不盡一匿貢使之事維庸廣洋同罪不應獨罪廣洋則廣洋之死究以文正楊憲二案也

明祖晚年去嚴刑

明祖愆元季縱弛特用重典馭下稍有觸犯刀鋸隨之

時京信每旦入朝必與妻子訣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爲  
又活一日長李法合如此故人皆重足而立不敢縱肆蓋  
亦整頓一代之作用也然其合李善長劉基等定律則  
又斟酌輕重務求至當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罪囚刑部  
都察院詳議大理寺覆讞然後奏決二十年焚錦衣衛  
刑具以繫囚付刑部二十八年又詔曰朕起兵懲創奸  
頑或法外用刑本非常典後嗣止循律典不許用黥刺  
刑則閹割之刑臣下敢以請者實重典又嘗與懿文太  
子出郊親指道旁荆楚謂太子曰古人用此爲橫刑以  
其能去風雖傷不殺人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兒當念之  
是帝未嘗不慎重刑獄蓋初以重典爲整頓之術繼以

忠厚立久遠之規固帝之深識遠慮也

明祖多養異姓爲子

養異姓爲子始於唐之宦官其後朱全忠李克用李茂  
貞王建等亦用以創國蓋羣雄角立時部下多易於去  
就惟撫之爲家人父子則有名分以相維恩誼以相浹  
久之亦遂成骨肉之親以之守邊禦敵較諸將帥尤可  
信也明祖初起以匹夫舉事除一姪正一甥妻外更無  
期功強近之親故亦多養異姓子幼而撫之長卽命偕  
諸將分守往往得其力何文輝傳云周舍守鎮江道舍  
守寧國馬兒守婺州柴舍真童守處州金剛奴守衢州  
皆義子也按周舍卽沐英少孤從母避兵母又死太祖

與高后憐之撫爲子軍中亦呼沐舍後以功復姓道舍  
卽何文輝太祖初下滁州得之年十四撫爲子馬兒卽  
徐司馬揚州人年九歲無所依太祖養爲子後立功亦  
復姓柴舍卽朱文剛與耿再成同守處州苗帥之亂文  
剛欲聚兵殺賊不及而死金剛奴無考又有朱文遜史  
不傳其小字亦以養子死太平之難又平安傳安亦太  
祖養子少驍勇力舉數百斤沐英傳又言太祖養子凡  
二十餘人今皆無考

明初徙民之介

明祖初定鼎嘗遷蘇松杭嘉湖民之無田者往耕臨濠  
官給牛種免賦三年成祖亦徙太原平陽澤潞遼沁丁

多田少及無田之家以實北平用開民耕曠土固善政也然明祖又嘗徙江南富民十四萬戶於中都又命戶部籍浙江等九省及應天十八府富民萬四千三百餘戶以次召見徙其家於京師謂之富戶成祖因之亦徙直隸浙江民二萬戶於京師充倉腳夫又徙應天浙江富民三千戶充北京宛大二縣廂長附籍京師仍應本籍徭役日久貧乏逃亡輒遷其本籍殷戶補之俱見食貨志謂明祖初意本效漢時徙民實關中之制其後遂爲厲階云按黃潤玉以父在徙中請以身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壯乃使之旋舉順天鄉試

明分封宗藩之制

明祖初定天下分封諸子於各省各府蓋仿漢晉六朝  
及有元之制而參酌之外以壯藩衛而實無事權其有  
才者如燕晉諸王或統兵以鎮邊塞然不爲例其分封  
內地者不過設三護衛不至有尾大不掉之患其用意  
亦深遠也然其後日久而弊日甚一在以王府之尊而  
居于外郡則勢力足以病民一在支庶蕃衍皆仰給縣  
官不使之出仕及別營生理以至宗藩旣困而國力亦  
不支考唐初亦封諸王於外迨武后廢殺諸王後開元  
以來諸王皆居京師而支庶得自奮於功名如宗室爲  
宰相者至有十餘人其出任於外如嗣虢王巨嗣吳王  
祗當國家寇亂時俱能守郡掌兵爲國宣力此法之最



善者也今觀明制藩王之體統極尊以極尊之體統處於外郡則有如谷王德奪民田侵公稅殺無罪人藏匿亡命長史虞廷綱諫則誣以罪而磔之又如伊王世子典模多持官吏短長不如旨必搆之使去至御史行部不敢入城模要而笞之官吏往來率紆道疾過猶使人追入責以不朝朝者亦辱以非禮宮牆壞奏請修築則奪附近民居以廣其宮索郎中陳大壯屋不肯則使數十人從大壯臥起奪其飲食大壯遂餓死閩河南府城女子選七百餘人畱尤麗者九十餘人勒其家以金贖宸濠未反時亦強奪民間田宅子女養羣盜閩廿四歲十一等劫財江湖間有司不敢問甚至楚宗華越訐楚

王華奎之案以巡撫趙可慎庇華奎楚宗人遂擊死可  
懷此其恣橫無忌肆害官民皆由以藩王之尊居于外  
郡莫敢抗拒故也而國家之所以防閑宗藩者則又禁  
例太密蓋自成祖以燕邸起兵得位繼以高煦寘鐺宸  
濠先後謀不軌遂設爲厲禁所以箝制之者無不至明  
史諸王傳贊謂出城省墓亦須奏請二王俱不得相見  
今按襄王瞻塏自長沙徙封過安陸見其弟梁王瞻垺  
流連不忍去臨別痛哭謂此生不得復見矣此二王不  
相見之制也天順中瞻塏奉旨入朝英宗以其尊屬特  
命歲時得與諸子出城遊獵可見非特旨則不得出城  
也宏治中周太后思見其次子崇王見澤特召之倪岳

奏自宣德以來除襄王一入朝外無親王朝見之事乃不果召萬歷中鄭貴妃不欲其子福王之國以畱過李

太后壽節為詞太后曰吾潞王亦可以壽節來乎潞王李

子時宗此可見一受封即入朝亦不得也甚至土木之變

韓王子冲炆勤王赴京亦以救止之寇入河套冲炆願

率子婿擊賊亦不許崇禎中京師戒嚴唐王聿鍵倡義

勤王反被詔切責削為庶人錮之鳳陽是雖赴國家之

急亦不得也而法之尤不善者在乎支庶日蕃徒仰歲

祿而別無出仕及謀生之路宗支既多窮迫而國力亦

以坐困明史表序謂親王或可自存郡王至中尉空乏

尤甚蓋親王歲祿既多

洪武九年初定親王歲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絹布鹽茶馬草各有支給二十八年更定親王

漢猶萬石郡王只二千石軍國將軍以下以二百石百石其護衛軍及儀衛司人役并樂戶

之類俸餉皆支於官楚王孟孫請納道兩護衛以資國力是護衛餉給自官也德王祐格以漢南司缺額勾除了補之

補錫錫補充者勿給餉是儀衛司本給餉也郡王有事用鼓吹與親王別城居者假鼓吹亦有司與親王同城者假樂戶于長史司是親王獨有樂戶也是

親王之分例木屬豐厚且初封時歲祿外又有草場灘

地之賜如英宗子見潏就藩德州請齊漢二庶人所遺

東昌兖州閒田及白雲景陽廣平三湖地憲宗悉與之

神宗子潞王就封請得景藩故籍田產多至四萬頃福

王之國亦援例以請而版籍已定尺寸皆奪之民間不

得已減半中州田不足則取山東湖廣田益之又奏乞

張居正入官田及江蘇至太平沿江荻州四川鹽井權

茶銀又請准鹽千三百引設店洛陽售賣至為禁食河

東鹽以聽鬻賣此親王富厚之大概也蓋親王初封爵出藩皆帝王愛子故歲祿外有此別給其後嫡子孫襲親王爵者卽世其產是以富厚如此至親王之支子孫封爲郡王及鎮國奉國將軍中尉者不能分此私產惟恃歲祿爲衣食而生齒日繁國力不給嘉靖中御史林潤言天下財賦歲供京師米四百萬石而各藩祿米至八百五十三萬石卽無火傷蠲免亦不足供祿米之半年復一年將何以支此可見國家養給各藩之竭蹶也于是議者有減歲祿限宮媵限支子之請明史諸王世表序謂支屬承祀者親王無旁推之恩羣從繼世者郡封絕再襲之例以及名婚不時有明禁本折互支無常

期嘉靖四十四年乃定郡王將軍七骨折鈔中尉以下  
六骨折鈔郡縣主儀賓等八骨折鈔而宗藩之貧困極  
矣此皆由宗藩支庶仰食于官不使之出仕又不許其  
別營生計以致坐做如此醫學顏疏所謂唐宋宗親或  
通名仕版或散處民間我朝分封列爵不農不仕吸民  
膏髓是也程紹傳宗室爲盜窟穴紹列上其狀則更入  
不肖嘉靖中宗室祐楨請除宗人祿聽其以四民業自  
爲生賢者應科目試不許直至萬歷中宗室戴埴請宗  
室皆得儒服就試中式者覲其才器中外職兼用始允  
行之

按陳子壯傳崇禎帝下詔援祖訓郡王子孫文武兼  
任用者得考驗授職是祖訓原有宗藩出仕之例

其後崇禎中中

部知縣名新堞者守城死流賊之難雲南通判壽銖當

孫可望兵至知不免乃張蓋往見之行三揖禮曰謝將  
軍不殺不掠之恩可望欲降之不從遂遇害鞏昌通判  
廷璋署秦州城陷為賊所執使之跪叱曰我天朝宗姓  
也今日惟求一死賊遂殺之宗室者  
王傳又寶豐知縣朱由械  
密縣知縣朱敏汀亦皆以宗貢生出仕死流賊之難天  
此皆萬歷以後許崇人應試得官者也向使早如唐制  
宗人各有進身之路則平時既無坐食廩祿之費一旦  
有事或亦有如號王吳王之為國立功未嘗不可收藩  
維之助乃直至末造始開入仕之途而已無及矣豈非  
立法之最不善者哉何如龍傳宗藩婚嫁命名例請於朝貧者為部所  
稽萬歷末至崇禎中積千數有自首不能完家室

骨朽而尙未命名者如龍為禮部尙書  
特為表請貧宗得嫁娶者六百餘人

明官俸最薄

明初百官之俸皆取給於江南官田其後令還田給祿  
洪武十三年已定文武官祿米俸鈔之數二十五年更  
定官祿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從一品至正三遞減  
十三石從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從四品二  
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從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從  
六品八石正七品至從九遞減五斗至五石而止自後  
爲永制洪武時官全給米間以錢鈔兼給錢一千鈔一  
貫抵一石其時鈔尙貴官高者支米十之四五卑者支米十之  
七八九品以下全支米後折鈔者每米一石給鈔十貫  
時鈔已廢故十貫抵二石又凡折色俸上半年給鈔下半年給蘇木胡椒



孔友諒每疏言大小官自折鈔外月米不過二石此直德中朝也又李賢傳正德以前北京府運少各官月支米一石李賢疏言降人居京師者實支十七石五斗捐攝使月俸二十五石者實支僅一石是一階人當京官十七員半矣

成化七年戶部鈔少乃以布

估給布一匹當鈔二百貫是時鈔一貫僅值錢二三文

而米一石折鈔十貫是一石米僅值二三十錢也布一

匹亦僅值二三百錢而折米二十石是一石米僅值十

四五錢也明史食貨志謂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

顧寧人謂其弊在鈔折米又以布折鈔以致如此

其後又定有折銀之例成祖遷都北京以漕運不便百官俸米皆令赴南京關支惟英國公張輔以功大許北京支領

其百官俸米領票後與商人赴領每十石止值銀一二兩周忱以江凡官俸

南正苦糧重建議量折銀每石銀四錢以充百官俸折銀之例始此有二日本色曰折色其本色又有三日月米曰折絹米

曰折銀米月米不問官大小皆一石折絹者絹一匹當

銀六錢折銀者銀六錢五分當米一石比從前以布折鈔之例稍優矣其折色亦有二曰本色鈔曰絹布折鈔本色鈔二十貫折米一石絹布折鈔絹一匹折米二十石布一匹折米十石一品者本色僅十之三遞增至從九品本色乃十之七此有明一代官俸之大畧也

按李長庚傳據

會典國初金花銀解南京供武備正統初始改解內庫除武備外皆御用是武官俸早已給銀

### 明宮殿凡數次被災

永樂五年始建北京宮殿八年北征還即受朝於奉天殿是奉天殿先成十八年各宮殿皆落成詔改京師為南京北京為京師十九年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二十年乾清宮亦燬自後未嘗營葺故仁宗即位將還

南京詔改北京諸司悉稱行在直至正統四年始修建  
北京宮殿六年十一月乾清坤寧二宮及三殿俱告成  
乃定都北京詔文武諸司不得稱行在正德九年正月  
乾清宮災遣使採木於湖廣因工作大加天下賦一百  
萬十六年十一月乾清宮始造成嘉靖三十六年三殿  
又災四十一年九月三殿告成改奉天曰皇極華蓋曰  
中極謹身曰建極萬曆二十四年乾清坤寧兩宮災二  
十五年皇極中極建極三殿災三十年重建乾清坤寧  
二宮三十二年三月乾清宮成天啓六年九月皇極殿  
成七年八月中極建極殿成崇禎十七年四月二十九  
日宮殿又爲流賊李自成所燬統計明代北京三殿兩

宮各四次被災

本紀及楊廷和喬宇沈一貫陳子陸張位等傳

### 明正后所生太子

明諸帝惟成祖景帝世宗莊烈帝由藩邸入繼大統未嘗身爲皇太子世宗晚年以忌諱未立儲光宗甫登極卽病亦未立儲其餘則無有不立太子者太祖立馬后長子爲皇太子未卽位薨是爲懿文太子又立太子妃呂氏所生子爲皇太孫是爲建文帝靖難兵至崩于火建文登極時亦立查后長子文奎爲皇太子兵至不知所終此正后正如所生太子皆不吉也仁宗母係仁孝徐后宣宗母係誠孝張后此則正后所生太子獲享國者然二帝生時在藩邸母尙未立后英宗由太子卽位

則本宮人子而孫后養爲己子者也憲宗由太子卽位其母則周貴妃也孝宗由太子卽位其母則李淑妃也惟孝宗登極後冊妃張氏爲皇后宏治四年生武宗立爲皇太子此乃旣爲后後所生之太子爲有明一代盛事世宗以後穆宗母則杜康妃也神宗由太子卽位其母則李貴妃也光宗由太子卽位其母則王恭妃也熹宗母則王選侍也莊烈帝母則劉賢妃也至莊烈帝登極冊周妃爲后明年生慈煥立爲皇太子此亦旣爲后後所生之太子武宗後僅此而已統計有明一代正位中宮後所生儲貳惟武宗及慈煥二人然武宗雖爲帝而盤游無度幾亂天下身後又無子慈煥遇國變不知

所終是正后所生太子更不吉也他如景帝立子見濟  
爲皇太子堯憲宗先立祐極爲皇太子世世宗先立載  
紱爲皇太子王賢妃所生皆早薨此則雖非正后所生亦皆不  
吉矣立嫡建儲古今合典乃時會遷流有不可以常理  
論者明代諸臣嗷嗷以爭國本爲第一大事其亦未博  
觀於歷代繼述興亡之故也哉

### 明宮人殉葬之制

明史后妃傳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建文永樂時相繼  
優卹如張鳳李衡趙福張璧汪資諸家皆世襲錦衣衛  
千百戶人謂之太祖朝天女戶歷成祖仁宣二宗皆然  
其見於后妃傳者宣宗崩嬪何氏趙氏吳氏焦氏曹氏

徐氏袁氏諸氏李氏何氏皆從死正統元年皆追加贈諡冊文曰茲委身而蹈義隨龍馭以上賚宜薦徽稱用彰節行此可見當時宮嬪殉葬之例也景帝以郕王薨猶用其制至英宗遣詔始罷之按周王有燬傳有燬死英宗賜有燬書曰王在日嘗奏身後務從儉約如夫人以下不必從死年少有父母者遣歸云云帝之除殉葬蓋本於有燬之奏也然有燬死如鞏氏夫人施氏歐氏陳氏張氏韓氏李氏皆死殉詔諡如貞烈夫人貞順蓋帝賜書未到已先死矣又可見當時宮人殉葬各王府皆然不特朝廷也否泰錄載英宗臨崩召憲廟謂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後世勿復爲遂爲

定制

明代選秀女之制

明史載明祖之制凡天子親王之后妃宮嬪慎選良家

女爲之進者弗受故妃后多採之民間國初惟成祖仁

孝皇后爲徐中山女其時法制未定也明祖初爲懿文太子冊

冊呂木女爲太子妃又初爲秦王換納王保保嗣後則多出民間故每

新君登極有選秀女之語明稗類抄成化中命婦入朝

尙書施純妻甚端麗皇太后詣視久之願左右曰曩選

妃時何不及此人又湧幢小品憲宗選妃江南嘉興姚

善女在選中髮不盈尺過吳江二十里一夕髮頓長八

尺故其地遂名八尺後入宮生皇第九子壽王冊封端



懿安妃又四友齋叢說武宗南巡至揚州知府蔣瑤力  
拒賈仲江彬等彬傳旨要選秀女瑤曰止知府有三女  
民間並無彬遂語塞又趙爾沂劉大姑傳大姑京師人  
先廟在青宮時詔選元妃大姑與郭后及后女弟同入  
選郭后選中后女弟及大姑賜金幣還几落選女子貴  
家爭聘致爲重后女弟遂爲成山伯夫人大姑獨不肯  
嫁貴戚納聘悉却之謂母曰被選後與今元妃同鳳起  
三月外問何等子乃議婚耶遂守貞以歿此皆前明選  
秀女故事也于慎行筆塵云此事祖宗自有深意漢宣  
帝許后起微時故爲后從官與服甚儉及霍后立貴賜  
動以千萬計且不特此也來自民間則習見閭閻生計

可以佐人君節儉之治若必出於勲舊則勲而兼戚戚而兼勲王氏禍漢賈氏禍晉可爲前鑒本朝選駙馬亦然非但不由勲舊并不由仕宦其意深遠矣云今按

明代選秀女之制亦非通行天下大概多在京師附近之處初兩京並重故妃后尙有南人如宣宗胡后濟寧人孫后鄒平人吳妃丹徒人郭嬪鳳陽人英宗錢后海州人憲宗王后武宗夏后皆上元人世宗方后江寧人是也然地近則易採選故英宗周妃昌平人景帝汪后及憲宗吳后皆順天人世宗杜妃穆宗大興人穆宗李后昌平人陳后通州人李妃神宗鄆縣人神宗王后餘姚人而生於京師鄭貴妃大興人光宗郭后順天人王妃熹宗

順天人劉妃母海州人而籍宛平莊烈帝周后蘇州

人而家於大興蓋有明中葉以後選妃多在京師不及

遠方恐滋擾也陳子龍傳福王立於南都中使四出凡有女之家責紙貼額即持之去閩里騷然子龍上疏力諫可見選秀女之騷擾也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三

陽湖 趙翼 雲崧

明初吏治

明史魏觀等傳贊云太祖起闕右稔墨吏爲民害嘗以極刑處之然每旌舉賢良以示勸不專任法也嘗遣行人齎敕賜平陽令張礎建陽令郭伯泰旌其治行又或因士民之請畱良吏輒進秩畱任并有坐事被逮部民列善狀上聞亦復其官且轉加超擢者旣擢矣而其人收節易操則又重法繩之所以激勸者甚至故一時吏治多可紀今循吏傳可考也天下府州縣官來朝帝諭之日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如初飛之鳥不可拔其

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在安養生息之而已惟廉者  
能約已而利人爾等當深念之又嘗諭戶部國家賦稅  
已定撙節用度自有餘饒使民得盡力農桑自然家給  
人足何事聚斂也沿及成祖仁宣英景憲孝諸帝亦皆  
加意吏治其有政績卓著往往特敕獎之如成祖之於  
史誠祖仁宗之于劉綱是也諸良吏秩滿當遷或墜誤  
罷黜亦多因部民之請俾進秩視事往往至二三十年  
不易其有因而作奸者如永寧稅課使劉廸結耆老請  
畱漢中同知王聚求屬吏保奏則又斥謫隨之皆宣宗時事閱  
數年輒遣大臣分往各直省考察官吏嚴其黜陟而緊  
望之地則特詔大臣各舉所知以爲守令如宣德中先

擇京官九人爲郡守繼擇二十五人爲郡守正統中擇京官十一人爲郡守後多爲良吏爲名臣蓋朝廷旣以吏治爲重中外大臣亦無不留意人才仁宗詔各舉所知郎中况鍾以張宗璉薦帝問楊士奇士奇曰宗璉實賢臣與王直將舉之不意爲鍾所先耳其後况鍾之出守則蹇義胡濙所薦也翟溥則魏源所薦也李湘則胡濙所薦也李信圭之知蘄州則張敞所薦後守處州則金濂所薦也吉水令錢一本罷官郡人胡廣在朝力保之遂復職楊榮當國時其家人犯法邑令魯穆嚴懲之榮反以爲賢而薦於朝其時朝臣之汲引如此在外大吏亦多持心公正如葉宗人爲錢塘令人呼爲一葉清

其死也按察使用新哭之田鐸知蓬州巡按御史過其境無一訟者知其下無冤民遂薦之擢廣東僉事此又外省舉劾之大概也且是時吏部考察之權最重蹇義慎擇守令考察明恕而王直察舉天下廉吏以范裘爲第一翟博秩滿到部以年老乞休侍郎趙新舊嘗爲其上司曰此江西第一賢守也遂不聽其去旬容令徐九思爲巡撫所劾吏部尙書熊浹知其賢特畱之此又吏部之能擇人而任也以上見各系傳一時風氣如此故爲守令者無不潔已愛民耻于清議循吏傳序云洪武以來吏治澄清者百餘年當英宗武宗之際內外多故而民心

無土崩之虞由吏鮮貪殘故也嘉隆以後吏部考察之法徒爲具文而人皆不自顧惜撫按之權太重舉劾惟賄是視而人皆貪墨以奉上司於是吏治日媮民生日蹙而國亦遂以亡矣後人徒見中葉以來官方糜裂吏治窳敝動謂衰朝秕政而豈知其先崇尚循良小廉大法幾有兩漢之遺風且駕唐宋而上哉今就明史各列傳及循良傳關於勸懲者條摘於左

因部民乞畱而畱任且加擢者

漢書循吏傳贊宣帝以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關內侯公卿缺則



選用之故漢世良吏於斯爲盛是古來重吏治者多以  
久任爲效明太祖亦嘗仿之興化丞周舟已擢吏部主  
事民乞畱乃遣還丹徒令胡夢通丞郭伯高金壇丞李  
思進歸安丞高彬曹縣簿劉郁衡山簿紀惟正皆坐事  
當逮民詣闕言多善政帝竝復其官惟正并擢叅議永  
州守余彥誠齊東令鄭敏等十人坐事下獄者民列政  
績以聞皆復官并賜耆民道里費縣令沈昌周榮等四  
人并擢郡守此太祖時事也洪宣正統間秩滿奏畱者  
又有邵陽令孫浩長清令薛慎吳橋令吳原博野令陳  
哲泰安令暢宣碭山令劉伯吉會寧令郭完貴溪令徐  
士宗常熟令郭南平山令張璟藁城令徐榮安福令何

澄桐鄉令田玉

以上皆循吏

況鍾守蘇州丁母憂郡民詣闕乞

畱詔起復秩滿當遷部民二萬餘人乞畱巡按奏聞詔

進三品仍視府事陳本深守吉安滿秩當遷亦因部民

請進三品秩視事後聞衙前民家嫁女鼓樂聲笑曰此

我來時乳下兒也今且嫁我尙畱此乎乃請老去凡在

吉安十六年羅以禮守西安丁憂去代者不稱職部民

追思乞於朝詔起復視事歲滿亦進秩畱任莫愚守常

州秩滿亦進秩畱任陳敏知茂州累加秩至右叅政仍

視州事在州二十餘年秩旣高諸監司郡守反在其下

項忠爲陝西按察使九載滿當入都軍民乞畱詔還在

張瑄爲廣東左布政使考滿軍民乞畱巡撫陳濂奏聞

乃仍故任于謙撫河南山西左遷大理寺少卿兩省吏

民千餘人乞雷英宗命仍撫兩省以上見各本傳陳復知杭州遭

喪部民乞雷詔起復見耿九其後有乞雷不允者郭瑾為

吏部尚書慮其中有妄者請覆責從之自是遂為例

郭登守衢州坐累徵者老數百人伏闕乞雷不聽吳訥

巡按貴州將代選部民請闕乞雷詔不許亦見各本傳宣宗因

劉廸王聚之邀吏民保雷自後部民乞雷者率下所司

核實蓋久則弊生不得不隨時變法也

### 特簡廷臣出守

唐元宗開元十三年帝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

人為刺史命宰相諸王餞之御書十韻詩以賜此特簡

廷臣出守故事也明宣德五年五月擇廷臣九人爲知府趙豫松江况鍾蘇州羅以禮西安莫愚常州邵旻武昌馬儀杭州陳本深吉安陳鼎建昌何文淵溫州皆賜勅乘傳行皆見循吏傳及本傳是年十一月又擇廷臣二十五人爲知府李驥河南王榮肇慶徐鑑瓊州許敬軒汀州鄭恪寧波王昇撫州英宗正統元年亦擇廷臣十一人爲知府王源潮州李湘懷慶翟溥南康皆見循吏傳餘無考

### 遣大臣考察官吏

明初以十五布政使分治天下永樂初遣給事中御史分行天下有司奸貪者逮治其後又遣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按撫軍民還朝不爲例義尋又遣郭敦以

禮部侍郎借給事中陶衍巡撫順天時未有巡撫官此係特設考察官吏吾紳

以刑部侍郎奉敕考察兩廣福建方面官有故人官忝

政者黜之正統初又分遣大臣考察天下方面官劉

辰往四川雲貴悉奏罷其不職者徐琦奉命與工部

侍郎鄭辰考察南畿官吏黜不法者三十人段民為

左叅政奉命與巡按考州縣吏廉舉以聞景泰中亦

遣大臣行天下黜陟有司禮部侍郎鄒幹至山西黜布

政使以下五十餘人巡撫朱鑑請召幹還幹并勅鑑並

時已設巡撫又遣大臣考察重吏治也

按遣大臣考察官吏本漢唐故事後漢書周舉傳時

以吏治多弊詔遣八使巡行風俗選素有威名者周

舉杜喬周栩馮羨樂巴張綱郭遵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賊罪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卽收舉清忠宜表異者以狀上於是劾奏貪猾表薦公清天下號爲八俊唐太宗亦遣大理孫伏伽等二十二人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帝自臨決牧守以賢能進擢者二十人死罪七人流以下及黜免者數百人已又頻遣使考察元宗亦命尙書席豫等分道黜陟金源亦有此制熙宗時遣使廉問吏治得失宋世宗卽位凡數歲一遣使故大定之間吏皆奉法百姓滋殖號爲小康已見金史條內劉球所謂考察久不舉行故吏多貪虐民不聊生蓋承平日久吏治玩弛遣

大臣嚴考核以黜陟之固亦整飭吏治之一法也然亦視乎所遣之人何如如元順帝時亦嘗遣使巡行官吏有罪者四品以下停職申請五品以下就處決民間一切利害聽舉行如成遵奉使山東淮北擢廉吏九人黜貪懦者二十一人蘇天爵奉使京畿糾劾者九百四十餘人當時有包韓之譽見元史各本傳固亦皆能奏劾然據陶宗儀輟耕錄當時奉使者多挾勢取賄民間謠曰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又永樂中鄒緝上言貪官污吏徧布內外朝廷每遣一人卽是其人養活之計有司承奉惟恐不及是以使者所至有司公行賄賂其後梁廷棟亦言按御史之

樊盤查訪緝愧遺謝薦有司所出多者二三萬金國家多一巡方天下加派百萬是則察樊適以滋樊又在乎簡川之得人矣

### 重懲貪吏

洪武十八年詔盡逮天下官吏之爲民害者赴京師築

城

孝義傳朱  
照傳內

帝初卽位懲元政弛縱用法太嚴奉行者重

足而立

以爲

官吏有罪笞以上悉請鳳陽屯田至萬餘人

韓

又按草木子記明祖嚴於吏治凡守令貪酷者許民

赴京陳訴賍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衆仍剝皮實草  
府州縣衛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爲剝皮之場名曰  
皮場廟官府公座旁各懸一剝皮實草之袋使之觸目



警心後海瑞疏亦舉太祖剝皮囊及洪武中所定枉法贖八十員之數之律以規切時政見瑞傳法令森嚴百職釐

舉祖訓所謂革前元姑息之政治舊俗汚染之徒也

按元世祖籍阿合馬家有人皮一張後誅阿合馬之

子阿散亦剝其皮是元代已有此非法之刑

### 明大臣久任者

永樂以後數十年中大臣多有久於其位者楊士奇在

內閣四十三年雖其始不過為學士然已預機務後加

至公孤始終在樞地不出內閣一步古交新采有也同

時直內閣者金幼孜三十年楊榮三十七年楊溥二十

二年六卿中蹇義為吏部尚書三十四年夏原吉為戶

部尚書二十九年胡濙為禮部尚書三十二年耆艾滿

朝老成接迹蓋劫運之後必有一番太和元氣周浹宇宙諸臣適當其隆故福履康強身名俱泰當時朝廷之上優老養賢固可想見而諸臣龐眉白首輝映朝列中外翕然稱名臣無異詞其必有以孚器望者矣若專寵利而竊威權如萬安爲相十九年劉吉爲相十八年已叢物議至嚴嵩爲相二十一年遂入奸臣傳爲千載唾罵則三楊蹇夏諸人宿德重望始終無玷固不可及也按三楊同時在內閣者又有黃淮胡廣皆十六年其後李東陽十八年徐階十七年而蹇夏後又有呂震爲禮部尙書十九年馬文升歷各部尙書二十二年王直王翱爲吏部尙書各十五年亦皆久於其位名

實相稱至明之末造揆席如傳舍臺省如踐更崇禎  
帝十七年中易相五十餘人刑部尙書十七人魏兵  
部尙書十四人魏總督被誅者七人魏蓋國運將傾  
時事孔棘人材薄劣動輒羅殃固亦時勢之無可如  
何者矣

### 大臣薦舉

吏治條內所載况鍾翟溥等出守皆由大臣薦然洪宣  
正統間大臣所薦不特外吏也如顧佐以楊士奇楊榮  
薦由通政司擢都御史陳勉以士奇薦由副使擢副都  
御史高穀以士奇薦由侍講進工部侍郎入內閣曹鼐  
亦以楊榮楊士奇薦由侍講入內閣王來以士奇薦由

巡按擢左叅政彭勗以上奇薦由教職擢御史督學南畿孫開以楊溥薦亦由教職擢御史督學南畿義薦由庶僚擢刑部侍郎陳壽以夏原吉薦由參政擢工部侍郎郭敦以胡濙薦由副使擢禮部侍郎劉球以胡濙薦由主事改翰林侍講周瑄以王直薦由郎中擢刑部侍郎楊信民以王直薦由刑科擢左叅議後又以于謙薦巡撫廣東羅綺以于謙金濂薦由請戍復大理右寺丞羅通以于謙陳循薦由河泊所官擢兵部員外郎李賢謫官叅政以王翱奏賢可大用遂留爲吏部侍郎復尙書入內閣如故崔恭以李賢王翱薦由巡撫進吏部侍郎李紹亦以賢翱薦由學士擢禮部侍郎王

越以李賢薦由按察使擢巡撫大同羅璟方請官以王  
恕薦擢福建提學秦紘以王恕薦由布政使擢副都御  
史總督漕運余子俊以林聰薦由知府擢陝西叅政韓  
雍被劾方待吏議會廣西徭肆亂王竑曰雍才氣無雙  
平賊非雍不可乃擢都御史督兵兩廣以上見各本傳史又稱李  
賢爲相所薦引年富軒輓耿九疇王竑李秉程信姚夔  
崔恭李紹等皆爲名臣蓋洪宣以來大臣薦士之風如  
此其時薦賢者皆採人望核才品而後上聞蘇州一郡  
通糶八百萬石孝宗思得才力重臣往釐之楊榮薦周  
忱遂以工部侍郎巡撫江南果興利除弊爲名臣楊士  
奇初不識陳繼夏原吉治水蘇松得其文歸示士奇士

奇才之卽薦爲博士改翰林而于謙之爲河南山西巡撫也三楊在政府皆重謙所奏請無不允謙每議事至京空橐以入諸權貴不能無望及三楊卒謙遂左遷大理少卿可見三楊等之薦人皆出於至公非如後世市恩植黨之爲也其時人主亦傾心信用如永樂中擇耆儒侍皇太孫楊士奇寔義薦儀智太子嫌其老士奇謂智明理守正帝聞卽用之虞謙降謫楊士奇力白其誣言謙歷事三朝得大臣體宣宗卽令復職宣宗嘗論朝士貪縱士奇曰無踰劉觀帝問誰可代者士奇以顧佐對卽以爲左都御史年富爲人所中傷英宗知其先由楊溥薦遂不聽君臣之相信如此宜乎正人端士布列

中外成當日大法小廉之治也蓋一人之耳目有限若慮大臣薦引易開黨援門戶之漸而必以已所識拔者用之恐十不得一二但能擇老成者碩十數人置之丞弼之任使各舉所知則合衆賢之耳目爲一人之耳目自可各當其用所謂明目達聰也

### 明內閣首輔之權最重

明祖革丞相官以翰林春坊詳看諸司章奏兼司平駁雖設有殿閣大學士官僅五品特以備顧問而已於政事無與也永樂中始命解縉胡廣等入文淵閣預機務然皆編檢講讀之官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終永樂之世未嘗改秩迨洪宣間三楊在內閣人所兼官屢加

至師傅於是官階益尊雖無相之名而已有鈞衡之重然同在內閣中亦有差等大事皆首輔主持次接以下不敢與較宣德正統間天下建言章奏皆三楊主之及陳循曹訥等入閣士奇榮相繼歿禮部援故事請旨帝以楊溥老始命循等預議循傳可見尋常人閣者不得輒與裁決也嗣後首輔之與次輔雖同在禁地而權勢迥然不侔夏言爲首揆嚴嵩至不敢與分席欲置酒邀歡多不許既許至前一日又辭則所徵紅羊棧鹿之類已付之烏有一日許赴其宴溥幕始至三勺一湯賓主不交一言而去璽故嵩銜之次骨及嵩爲首揆徐階所以事之者亦如嵩之事言因吳中有倭寇卽佯爲避倭之



計買宅豫章與嵩子世蕃結姻并與江右士大夫講鄉  
曲之誼凡可以結歡求免者無不爲也筆其後亦傾嵩  
而代之至張居正當國次輔呂調陽恂恂如屬吏居正  
以母喪三日不出閣吏封章奏就第票擬調陽坐閣候  
票至乃出筆及居正歸葬大事必馳驛江陵聽處分嬰  
此更禮絕班行幾與賈似道休沐葛嶺吏抱文書就第  
呈署無異矣韓爌爲首輔魏廣徵人閣欲分其權而故  
事閣中秉筆惟首輔一人廣徵乃囑魏忠賢傳旨諭爌  
同寅協恭而竇廣徵母伴食由是廣徵分票擬之權此  
可見明代首輔次輔之別也

按明代首輔權雖重而司禮監之權又在首輔上王

振竊柄時票擬尙在內閣然涂紫疏言英宗時批答  
多參以中官內閣或不與則已有不盡出內閣者至  
劉瑾則專攬益甚劉健疏云近者旨從中下略不與  
聞有所擬議竟從改易是正德初已有此弊其後凡  
有章奏瑾皆持歸私第與妹婿孫聰華亭大猾張文  
冕相參決詞率鄙冗焦芳爲潤色之李東陽俯首而  
已瑾傳瑾敗後東陽疏言內閣與瑾職掌相關凡訓旨  
撰敕或被改再三或徑自竄改或持歸私室假手他  
人臣雖委曲匡持而因循隱忍所損已多東陽傳此固東  
陽自爲掩飾之詞然劉蒞疏亦云近日批答章奏閣  
臣不得與聞可見當時實事也自瑾以後司禮監遂

專掌機密凡進御章奏及降敕批疏無有不經其出納者神宗不豫召閣臣沈一貫入諭礦稅事可與江南織造江西窰器並停其內監皆撤回建言諸臣繫獄者皆復官一貫出中使捧諭至一如帝言明日帝瘳悔之中使二十輩至閣取前諭仍繳進一貫可見帝降旨卽有司禮監在旁寫出事目然後付閣臣繕擬故其地尤爲要近至魏忠賢時王體乾爲司禮避忠賢退處其下凡章奏入體乾與秉筆李永貞先摘竅要以白忠賢議行一貫許譽卿劾忠賢疏謂內閣政本重地而票擬大權拱手授之內廷其後楊漣劾忠賢忠賢矯旨敕已功百餘言大學士葉向高駭曰此非

奄人所能必有代草者探之則徐大化也向高可見是時詔敕悉出司禮并不藉內閣潤色矣文震孟傳大臣入閣例當投刺司禮大奄兼致儀狀是司禮之尊久已習爲故事雖首輔亦仰其鼻息也究而論之總由於人主不親政事故事權下移長君在御尙以票擬歸內閣至荒主童昏則地近者權益專而閣臣亦聽命矣

明翰林中書舍人不由吏部

明大學士本無屬員楊士奇等加官既尊始設中書舍人取能書者爲之不出吏部銓選霍韜疏謂自三楊等植黨專權籠翰林爲屬官中書爲門吏故翰林遷擢不

由吏部而中書內直既久有進秩至尙書者潘辰等或加大  
常卿或加至

林學士按明史選舉志中書舍人原有兩途由進士選

者得選科道部曹其兩殿兩房舍人則不必由部選自

甲科監生及儒士布衣能書者皆得為之如呂原子常

以蔭補國子生選為中書舍人趙榮亦以能書由布衣

授中書舍人後遷太常卿仍供事內閣葉向高為首輔

用已革監生汪文言為中書舍人此則大學士自行選

用之成例也又我朝順治十一年大學士范文程請

以詹事翰林等官陞補俱歸吏部又可見明制翰詹等

官陞降亦由內閣

### 明吏部權重

明初六部屬中書省權輕多仰丞相意旨洪武十三年  
中書省革部權乃專而銓部尤要其後制度屢創令入  
覲官各舉所知自浮山李信始朝覲官各造事蹟圖畫  
土地民人自崑山余胤始倣唐六典自王府以下諸司  
各編集所職爲書曰諸司職掌定吏役考滿給由爲首  
領官選監生爲州縣官兼除教職自秦興翟善始三年  
一入朝考核等第自沂水杜澤始此洪武中銓政大畧  
也明史陳修傳然雖有此等規制而量能授職核功過以定黜  
陟則惟吏部主之永樂中郭璉爲吏部尙書請自布政  
使至知府聽京官三品以上薦舉旣又請御史知縣皆  
聽京官五品以上薦舉論者謂其畏怯不敢任事轉啟

貢緣之漸是是是是是以前布政等官皆吏部選用也宣德

中兩京六部官缺帝命廷臣推方面官堪內任者鄭辰

以蹇義薦得南京工部尙書是是未有此旨以前六部

堂官亦吏部推用也天順中罷廷臣薦舉方面大吏專

屬吏部李賢傳故事方面官長三品京官保舉賢其書時王直為尙

書委任郎曹抑奔競凡巡方御史歸即令具所屬賢否

以備選直崔恭為吏部侍郎置勸懲簿有所聞皆識之

尙書王翱甚倚之恭成化中選郎黃孔昭留心延訪人

材以冊書之除官以才高下配地繁簡由是銓敘平允

尙書尹旻欲推其鄉人為巡撫孔昭不可其人暮夜來

屈膝孔昭益鄙之旻謂其人曰黃君不離銓選汝不能

得也

孔

可見巡撫等官皆吏部所用公正則選用得人

否則可以高下在心予奪任意故嚴嵩當國吏兵二部

選郎各持簿任嵩填發時稱文選郎萬案為文管家武

選職方郎祁祥為武管家

子旗行

至萬歷中孫丕揚長吏

部不得已用掣籤法以謝諸賄囑者一時稱為至公

亦以吏部注授官職可以上下其手故設此法以防弊

也趙南星長吏部搜舉遺佚布列庶位高攀龍等皆其

所推用山西巡撫缺人郭尙文求之南星薄其人獨推

謝應祥可見其時雖有會推之例然亦皆吏部主之周

延儒謂會推名雖公主持者止一二人餘皆不敢言

熊開元疏亦云督撫官缺明日廷推今日傳單其人姓



名不列至期吏部出諸袖中諸臣唯唯而已傳合而觀之可見有明一代用人之權悉由吏部吏部得人則所用皆正人如王恕爲吏部尙書所引薦耿裕彭韶何喬新周維李敏張悅倪岳劉大夏戴珊章懋等皆一時耆碩宏治二十年衆正盈朝職業修理號爲極盛者恕力也其後天啟初年周嘉謨張問達趙南星先後掌吏部起廢籍諸正人用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秉憲李騰芳陳于廷佐銓魏大中袁化中長科道鄭三俊李邦華孫居相饒伸王之案等悉置卿貳萬歷廢弛之後賴此數年稍支傾頽未幾易以閹黨而官方不可問矣此有明代吏部之大概也

按王恕之能用正人亦由司禮監懷恩以恩忠義勸孝宗用之故得行其志天啟初起用鄒元標王德完諸賢亦由司禮監王安聽汪文言之言是以博采人望布列庶位是吏部亦恃宦官之力其權在吏部上更知矣

### 揚州同時四知府

靖難師至揚州江都令張本迎降成祖以滁泰二知州房吉田唐成率先歸附命與本並爲揚州知府與現任知府譚友德同蒞府事揚州一時遂有四知府

### 永樂中海外諸番來朝

明史外國傳永樂三年浮呢國王麻那惹那率其妃及

弟妹子女泛海來朝王卒於會同館葬之安德門外六年馮嘉施蘭國酋玳瑁里欲二人俱來朝九年滿刺加國王拜里迷蘇喇率妻子陪臣五百餘人來朝十年淳呢王子遐旺又偕其母來朝十五年蘇祿國東王巴都葛八哈喇西王麻哈喇叱葛喇麻丁峒王妻叭都葛巴喇卜俱率其家屬頭目三百四十餘人泛海來朝東王回至德州卒是年又有古麻喇朗國王幹喇義亦奔率其妻子陪臣來朝還至福建卒十七年滿刺加王毋幹撒子的兒沙來朝二十二年滿刺加王西里麻哈喇率妻子來朝宣德六年又來朝蓋皆海外小國貪利而來是時內監鄭和奉命出海訪建文踪跡以重利誘諸番

故相率而來宣德以後遂無復至者當時稱三保太監  
下西洋爲永樂朝盛事云

舊唐書順宗紀日本國王并妻遣番可  
見海外番王入朝與妻偕行是其故俗